

李 太 白 全 集

冊 十 四



李太白文集卷之三十六

附錄六

錢塘

王琦琢崖編輯

趙樹元石堂較

外記

一百九十四則

李太白少時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天下

天寶遺事

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譽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之下時人號曰李白粲花之論

天寶

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爲醉聖

天寶遺事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

書字帝敕宮嬪數十人侍白左右各執牙筆呵之遂取而書其詔其受聖眷如此

天寶遺事

明皇召諸學士宴於便殿因酒酣顧謂李白曰我朝與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門國由奸幸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明皇笑曰

學士過有所飾

天寶遺事

寧王宮有樂妓寵姐美姿色善謳唱每宴外客其諸妓女盡在目前惟寵姊客莫能見飲故半酣詞客李太白恃醉戲曰白久聞王有寵姊善歌今酒殼醉飽羣公宴倦王何怯此女示於衆王笑謂左右曰設七寶花障召寵姊於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

天寶遺事

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搔首

集

雲
記仙

李白遊慈恩寺寺僧用水松牌刷以吳膠粉捧乞新詩白爲題訖僧獻元沙鉢綠英梅檀香筆蘭縑袴紫瓊霜海墨微言

雲
記仙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爲釣線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蜺爲絲明月爲釣相曰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丈夫爲餌時相悚然

錄

侯
鮚

唐劍具稍短常施於脇下者名腰品隴西人韋景珍有四方志呼盧酣酒衣玉篆袍佩玉韁兒腰品修飾

若神人李太白常識之見感寓詩云玉劍誰家子西
秦豪俠兒謂景珍也

清異錄

舊聞李太白好飲玉浮梁不知其果何物余得吳婢
使釀酒因促其功答曰尙未熟但浮梁耳試取一盞
至則浮蛆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飲蓋此耳

清異錄

薛稷天后朝位至少保文章學術名冠當時學書師
褚河南畫蹤閣令秘書省有畫鶴時號一絕曾旅遊
新安郡遇李白因留連書永安寺額兼畫西方像一
壁筆力瀟洒風姿逸發曹張之亞也二跡之美李翰
林題贊見在

太平廣記

事賜死

開元

按薛稷本傳

稷坐竇懷貞

按薛稷坐竇懷貞

元年七月

中安得與稷

相遇於新安郡蓋傳聞之譌也

李太白有薛稷之畫贊

宣和畫譜

○按薛稷畫贊

本集不載蓋已佚之矣

許雲封樂工知笛者貞元初韋應物自蘭臺郎出爲

和州牧輕舟東下夜泊靈壁驛時雲天初瑩秋露凝
冷舟中吟瓢將以屬詞忽聞雲封笛聲嗟嘆良久韋
公洞曉音律謂其笛聲酷似天寶中梨園法曲李謐
所吹者遂召雲封問之乃是李外孫也雲封曰某任
城舊士多年不歸天寶改元初生一月時東封迴駕
次至任城

寶改元宗

東

封

泰山

乃開

元十

三年事去天

小

說家

固多外誤

言

因

多

外

誤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

三

年

事

去

天寶外祖辭曰本於學士乞名今不解所書之語李

公曰此卽名在其間也樹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

不語是莫言莫言謐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孫也語及

日中是言午言午許也烟霏謝成寶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卽李暮外孫許雲封也後遂名之

楊巨源
李暮吹

甘淵謠及

李白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悉焚之惟留恨別賦

西陽

雜組

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
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
非我而誰與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興寄深微
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
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
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

本事

詩

李白有馬名黃芝採蘭雜志

卿嬪

每宴飲無不先及每慶具無不先霑中廄之馬代其

勞內厨之膳給其食李白傳

合璧
事類

李白外傳云白作樂章賜錦袍

蔡夢瑤
杜詩註

李白遊華陰縣令開門方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怒引至庭下汝何人輒敢無禮白乞供狀曰無姓名曾用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尚容走馬華陰縣裏不得騎驢

合璧
事類

毛文岐李太白騎驢處詩華陰道上華山側想見當年李太白縣令不許騎驢過自稱天子殿中客一斗百篇逸興豪到處山水皆故宅胸懷放曠天地小應是玉皇香案謫予亦廿載喜遨遊勞勞萬里媿行役

吳筠東遊會稽嘗於天台剡中往來與詩人李白孔

巢父詩篇酬和逍遙泉石人多從之

舊唐書

吳筠所善

孔巢父李白歌詩略相甲乙云

新唐書

唐司馬承禎與陳子昂盧藏用宋之間王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爲仙宗十友

海錄碎事

李太白僧伽歌曰此僧本住南天竺爲法頭陀來此國又云嗟予落泊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時僧伽已顯於淮泗之上矣豪傑中識郭子儀隱逸僧中識司馬子微浮屠中識僧伽則太白亦異人也哉

邵氏聞見後錄

杜甫與李白高適衛賓相友善時賓年最少號小友

拾唐史遺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輕

健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薪擔常挂一花瓢及曲
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
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邇來三十餘年或濟人
危急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覽菴壁
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
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
甲子年好事者多誦其詩有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
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
經傳舍覽詩吟之嘆曰此仙人詩也詰之于人得宣
平之實白于是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
詩於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烟嶺迷高跡
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仗空躊躇應化遼天鶴
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菴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

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著移菴不免
更深居其菴後爲野火燒之莫知宣平踪跡

續仙傳

李白來訪許宣平於紫陽山下過渡得破船有老翁
在問宣平家老翁指船篙賦詩曰面前一竿竹便是
許公家卽宣平也二仙相遇甚奇

方虛谷集

郡志州南數里有岸特高號浣紗阜隔溪對龍井山望城
陽不遠相傳李太白訪許宣平徘徊岸上甚久

羅願新安志

阜上待渡

江通志

南康軍圖經云李白性喜名山飄然有物外志以廬
阜水石佳處遂往遊焉至五老峯愛其險峭奇勝曰
天下之壯觀也卜築於此吾將老焉今峯下有書堂
舊基白後北歸猶不忍去乃指廬山曰與君再會不

敢寒盟丹崖綠壑神其鑒之

黃鶴杜詩註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

璞鼠

李太白作玉關定望遠黃鶴樓玉堂清對月吟

楊正表琴

譜○琦按譜中對月吟凡十二段并有詞詞不類太白其第八段隱括漢下自登道一詩在內第十一段有彷彿浮槎邀遊赤壁之句乃後人所擬也故不錄

唐文宗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丁居晦

元無龜

李白嘗作長相思樂府一章末曰不信妾腸斷歸來
看取明鏡前其婦從旁觀之曰君不聞武后詩乎不
信比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太白爽然自失此
卽所謂相門女也具此才情故當與尋真騰空爲侶
第不知嬌女平陽能繼林下風否

柳亭詩話

右記逸事三十三則

龍安府平武縣有蠻婆渡在江油青蓮埢相傳李白母浣紗於此有魚躍入藍內烹食之覺有孕是生白廣輿記白生蜀之青蓮鄉舊志以爲彰明人蓋平武寶割江彰劍梓之地以爲邑今蠻婆渡青蓮鄉俱隸平武則白生之地在今平武無疑矣

四川總志

李白故宅在綿州彰明縣南二十里古碑刻猶有存

者

四川總志

清廉埢一名青蓮鄉太白故宅在焉去江油縣三十里埢有太白墨池

朱樟白
舫集

楊遂李太白故宅記先生諱白字太白事蹟已具范傳正姑孰碑及李陽冰文集序矣夫蛟龍能神於雲雨不能爲人用鳳凰能瑞於王者不能爲人畜先生以天成之材能神於爲文異人之表能瑞

於當世始投袂而來竟解組而去所謂不能爲人
用與人畜也爍哉庚星儲精參絡屬開元天子御
宇日久天下無事聿修文教卷四溟而袂寰宇頓
八紘而羅英傑先生拖屐劍閣西入長安天子聞
其名忻若又有得召見之日前席禮之延於金鑾侍
如僚友自是疇咨若采潛俾草奏造膝說詞人莫
知者恩隆寵洽王公向風不浹日而聲烜於華夏
亦先生之遇代之盛也夫有高世之德則訕謗者
伺其隙有超人之行則嫉妒者窺其釁故士無賢
與不肖女無美與醜睹先生以興嘆也值非常之
時遭非常之主宜必立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以
開元之盛非謂無時矣以元宗之明非謂無主矣
然而青蠅之營營棘藩斯止貝錦之萋菲豺虎可

投賈誼旣疎崔駰亦棄豈非得時不難得君難得
君不難立事難立事不難建功難故功難成而易
敗事難就而易毀者歟先生所以卷舒無悔吝趨
舍有進退遂乃北遊燕趙東訪梁宋南憩郢楚周
流數十載思與喬松遊而餌金丹爲事耳由是縱
情肆志劉伯倫之遨世也賦詩寓懷阮嗣宗之窮
途也學仙養生嵇叔夜之邁俗也觀其才思駿發
浩蕩無涯組繡史籍粉繪經典若鼓號鐘而鬼神
雜沓闢武庫而劍戟森羅而又縹渺悠揚迥出風
塵之外不作人間之語故當時號爲謫仙人焉如
蜀道難可以戒爲政之人矣梁甫吟可以勵有志
之臣矣猛虎行可以勗立節之士矣上雲曲可以
化愚夫之懵矣懷古可以革澆風之俗矣其餘所

作雖以感物因事而發終以輔世匡君爲意自西
竄夜郎南流江左坎壈頓躡飄泊羈屑悲夫僕嘗
論蜀中多古多出名人才士其尤者漢則司馬長
卿王子淵揚子雲唐則陳子昂暨先生耳長卿遇
武皇之重終臥病而閑子淵獲宣帝之好亦無用
於世子雲會王莽之亂復貧困而卒子昂憤文章
之壞一變有道又以貶爲退先生振風雅之綱再
革今弊竟以放而去噫天厚其才而薄其命乎不然
然以褒貶聖賢毀譽今古主陰者罰之乎又不然
以才學富多器識儔茂司命者黜之乎是烏可知
也然此數子千百年後莫不聳慕宗爲楷則亦可
謂拔乎其萃者矣先生舊宅在清廉鄉後往戴天
山讀書今舊宅已爲浮屠者居之僕少覽先生之